

〔唐〕温庭筠 著 刘学锴 注评

# 温庭筠诗词选

中州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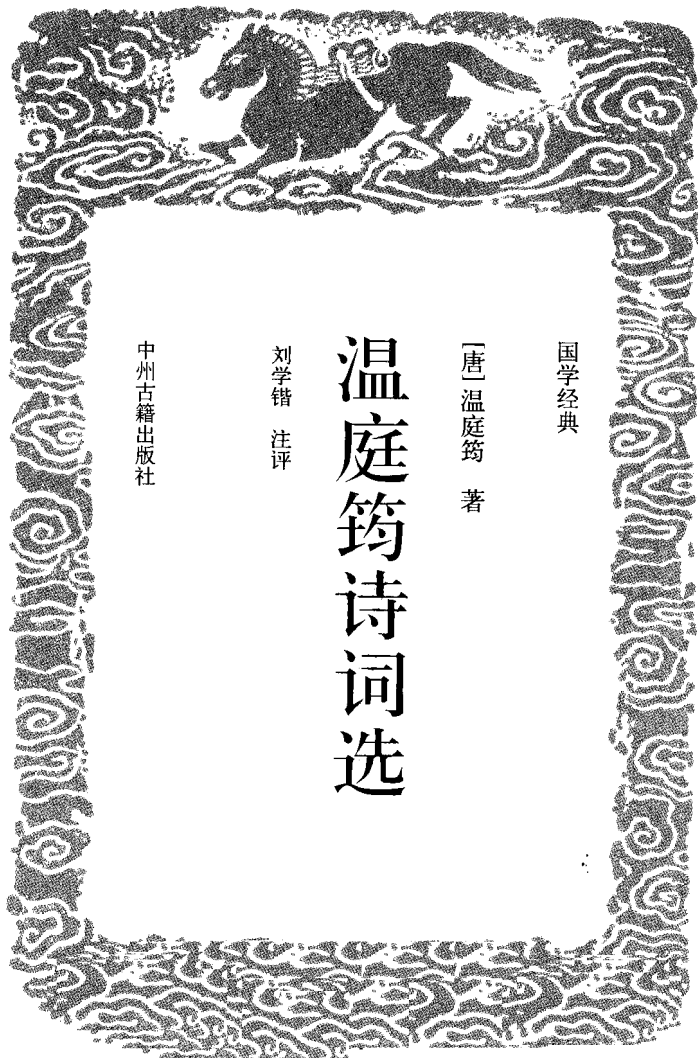
国学经典

〔唐〕温庭筠 著

# 温庭筠诗词选

刘学锴 注评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庭筠诗词选/(唐)温庭筠著;刘学锴注评.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48-3597-1

I. ①温… II. ①温…②刘… III. ①唐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0325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0.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温庭筠诗词选



## 前言

温庭筠（801~866）是唐代后期诗、词、骈文、小说兼擅的作家。诗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是晚唐绮艳诗风的重要代表；词为花间鼻祖，与韦庄并称“温韦”，是词的类型风格的奠基者，其影响及于整个词史上的婉约词风；骈文则与李商隐、段成式齐名，合称“三十六”；就连一般诗人词家很少涉足的小说创作领域，也有专集行世。在唐代作家中，他是在传统的诗文领域与新兴的词和小说领域都有重要成就的大家。

—

温庭筠（或作云，本名岐），字飞卿，是唐初开国功臣、宰相温彦博的裔孙（六或七世孙）。彦博兄大雅，是唐高祖太原起事时的佐命功臣，封黎国公，弟大有，封清河郡公。彦博唐初封西河郡公，后召入为中书舍人。突厥入侵，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以拒之，以彦博为行军长史。兵败被执，突厥以其近臣，苦问以国家虚实及兵马多少，彦博坚不肯言。被囚禁于阴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归款，始征其还朝。贞观四年（630），迁中书令，封虞国公。卒后陪葬昭陵。庭筠对自己祖上荣显的家世颇为自豪，诗文中屡有提及。《开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与乡计偕至王

府将议遐适隆冬自伤因书怀奉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陈李二侍御回中苏端公鄆县韦少府兼呈袁郊苗绅李逸三友人一百韵》（以下简称《书怀百韵》）自注说：“予先祖国朝公相，晋阳佐命，食采于并、汾也。”诗中又说：“奕世参周祿，承家学鲁儒，功庸留剑舄，铭戒在盘盂。”但到庭筠父亲一辈，却已式微，以致今天已难确考其父的名字与经历，可能早年即已去世。这种先世显赫，后渐式微的家世，使庭筠常叹“纂修祖业，远愧孔琳；承袭门风，近惭张岱”（《上裴相公启》），具有强烈的重振家声的责任感和建立功名的欲望。他一生多次应举，屡战屡败，却仍不放弃对功名的追求。对其远祖温彦博坚守国家机密，被幽禁阴山苦寒之地的民族气节，庭筠似更怀有特殊的崇敬之情，这在他的著名诗篇《苏武庙》中有曲折的流露。

庭筠的籍贯，两《唐书》本传都说是太原（或太原祁县），但这只是他的祖籍和郡望，他的实际籍贯，应该是苏州。开成五年（840）冬所作《书怀百韵》云：“是非觉别梦，行役议秦吴。”秦指长安，吴即吴中。这次由秦而吴的行役，在第二年春天成行，被诗人称为“东归”（《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再证以《送卢处士（一作生）游吴越》“羡君东去见残梅，唯有王孙独未回。吴苑夕阳明古堞，越宫春草上高台”，《寄卢生》“遗业荒凉近故都，门前堤路枕平湖……此地别来双鬓改，几时归去片帆孤”，《溪上行》“绿塘漾漾烟濛濛，张翰此来情不穷……心羡夕阳波上客，片时归梦钓船中”，《卢氏池上遇雨赠同游者》“寂寞闲望久，飘泊独归迟。无限松江恨，烦君解钓丝”，《寄裴生乞钓钩》“一随菱棹谒王侯，深愧移文负钓舟。今日太湖风色好，却将诗句乞鱼钩”等诗句，可以证实庭筠的旧乡当在春秋时吴之故都姑苏附近，松江（吴淞江）之畔，太湖之滨。其地有先人留下的“遗业”（田宅），当是父辈时已经居此。庭筠离开旧乡“谒王侯”、觅功名的时

间，约在青年时代已有妻室之后。其出塞时所作《敕勒歌塞北》云：“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边笳曲》云：“江南戍客心，门外芙蓉老。”江南客、江南戍客均系自指，说明其时仍家居江南，且已有妻室（以“芙蓉老”暗透妻子芳华渐老）。出塞之游的时间下限在大和二三年（828、829），其时庭筠年二十八九岁。

庭筠的旧乡虽在吴中，但离乡后长期寓居之地却在长安西南的鄠县（今户县）。他在鄠县东郊靠近杜城一带，有自己营建的别墅。诗中凡称“鄠郊别墅”、“鄠杜郊居”、“幽墅”者均指此。最迟在开成五年，已居于鄠郊，实际上始居的时间可能在大和年间游蜀后。直到咸通二年（861）居荆南萧邺幕时，其家仍在鄠郊，很可能一直到七年贬方城尉之前尚居于此。总之，庭筠生于吴中，青少年时代一直在苏州度过。约大和年间寓居鄠郊。除了羁游、寄幕、贬尉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上述两地度过。

庭筠的生年，有众多异说。这些异说，多因对其《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题内淮南李仆射所指有多种考证结论所致。<sup>①</sup>其中考证最为精密翔实的当数陈尚君的《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所考的“淮南李仆射”为李绅，庭筠生于贞元十七年（801）之说，可以视为定论。本书即从陈说，详参陈文及本书所附《温庭筠简谱》。

## 二

温庭筠一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① 有清顾嗣立的淮南李仆射为李蔚说及王达津的庭筠约生于长庆四年（824）说，夏承焘、顾学颉的李仆射为李德裕说及夏的庭筠约生于元和七年（812）说，黄震云的李仆射为李珣，庭筠约生于元和十二年说，牟怀川的庭筠生于贞元十四年（798）说，及陈尚君的李仆射为李绅，庭筠生于贞元十七年说。

青少年时代（自德宗贞元十七年至敬宗宝历二年，801~826），基本上在旧乡吴中度过。除了元和三年（808）曾经吴中去近地无锡拜访过刚罢润州幕赋闲家居的李绅以外，其他的活动已难考索。从他日后文学创作所反映的文化素养来看，这一时期除了接受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广泛地涉猎过众多的文化典籍，其中像历代的史书（特别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及《世说新语》都是他相当熟悉的。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他也广泛地阅读并从中汲取营养，其中李白、李贺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尤深。对六朝乐府民歌吴歌、西曲也很爱好，这在他日后的诗词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对志怪传奇故事的爱好也似乎从小就形成了。他的小说专集《干禄子》中有一篇题为《李僖伯》的故事，开头即交代这个故事是元和九年他听温州县令李僖伯讲述的。可见他对此类故事的特殊爱好，否则不可能长期保留在记忆中并把它写成小说。但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江南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气息，使他的文学创作从题材到风格都具有浓郁的南方色彩。庭筠的乐府诗固多取材于六朝帝王宫苑情事及典实者，其近体诗更多描绘江南景物的篇章。其词亦极富南方色彩，诸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等，均为吟咏江南风物的典型丽句。其中渗透的是长期居住江南的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对故乡风物情事的记忆是最鲜明深刻、历久难忘的。吴中的山水人文，不仅给青少年时代的温庭筠留下历久弥新的美好记忆与日后诗词创作的素材，而且孕育了他爱好绮艳柔美的审美个性。如果按照籍贯太原、长期寓居鄂郊的生活经历去解释，就很难理解庭筠诗词创作何以有如此鲜明浓郁的南方色彩。其实，不仅温庭筠，整个晚唐前期的重要诗人的诗风也都不同程度地

带有南方色彩，而这又都和他们的江南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李商隐幼年随父赴越，“浙水东西，半纪飘泊”，在江南度过六七年生活，以后又历湖湘桂管，羁幕经年；杜牧则在扬州（地虽在江北，自然景物和人文气息与江南无异）、宣州、池州、睦州、湖州有长时期的仕宦经历；许浑寓居润州丹阳，在当涂、太平、润州、睦州辗转历官，有“江南才子”之称。这一群诗人的诗风尽管各有个性，但又均具鲜明的南方色彩，有江南的清新明丽之美。这种共性的根源之一，就是他们都具有较长时间的江南生活经历。

壮年时代（自文宗大和元年至武宗会昌六年，827～846），即庭筠二十七岁到四十六岁。这二十年中，庭筠的主要活动，是羁游与求仕。具体地说，有以下这些活动。

出塞 最迟在大和二年秋到三年秋，曾有一次北方边塞之游。高秋由长安出发，沿渭川西北行，由回中道出萧关，其间在泾原节度使府曾有逗留。第二年（大和三年）初春在阴山敕勒川一带，然后折回绥州，有较长时间停留，直至初秋，尚为“江南戍客”，似有游幕之迹。总计时间在一年以上。这次出塞，留下了《敕勒歌塞北》、《边笳曲》等一系列描绘边塞风物的诗篇，其中像《回中作》，在整个唐代边塞诗中也属上乘之作。有的边塞诗如《遇水谣》、《塞寒行》虽难确定是此行所作，但跟这次出塞的实际感受、体验当有密切关系。

游蜀 大约在大和四年秋至五年夏秋间，又有人蜀之游。同样在秋天出发，经分水岭，沿嘉陵江至利州。过剑州时，与大和三年冬南诏攻掠成都时作战有功的某蜀将有过交往，约岁末抵达成都。当时新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已经到任。庭筠与西川幕中的文士有过交游宴集，可能有人幕的企望，因此在成都逗留的时间较久。约暮春时，沿岷江南下，经新津时，写了《旅泊新津却寄一二知己》，所寄对象当即西川幕中文士。据开成五年冬写的《书怀百韵》诗

“羈游欲渡泸”之句，庭筠循岷江南下抵戎州（今四川宜宾）后，曾有渡金沙江（长江上游自青海玉树至四川宜宾的一段）南行的打算而未成行，遂顺长江东下出峡。约五年夏初，经巫山，有《巫山神女庙》诗。出峡后至江陵，当由陆路取道襄、邓回长安。此行所作的《经分水岭》、《利州南渡》、《锦城曲》等，均为纪行写景的优秀篇章。

旅游淮上 约大和九年春，有淮上之游。庭筠《上裴相公启》谓：“既而羈齿侯门，旅游淮上，投书自达，怀刺求知。岂期杜挚相倾，臧仓见嫉。守土者以忘情积恶，当权者以承意中伤。直视孤危，横相陵阻。绝飞驰之路，塞饮啄之涂。射血有冤，叫天无路。”而《玉泉子》则谓：“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勗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勗大怒，笞而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北梦琐言》也提到他“于江淮为亲表横楚”之事。两种记载情节不同，但结果相同。很可能既有游狭邪为姚勗所笞逐之事，又有投书拜谒地方长官，为小人所嫉，致使“守土者以忘情积恶，当权者以承意中伤”，造成长期不中第的严重后果。小人的倾轧嫉忌，可能包含对庭筠品质的攻击诬陷，但详情已难以考索。大和九年任淮南节度使者为牛僧孺。

从太子永游 开成元年，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翱的推荐，庭筠入东宫，陪侍太子永游。

李永是文宗的长子，大和六年立为太子。文宗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选拔了一批贤能的官吏为东宫的辅导官。庭筠在东宫，可能是一般的文学侍从。但这种从游，对庭筠日后的仕进肯定会有帮助。由于宫廷内部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加上宦官为巩固权宠而教唆引诱太子游宴，开成三年九月，文宗“以皇太子宴游败度，不可教导，将议废黜”，虽因群臣极力劝谏，未即废黜，但一个月后，太子却突然暴卒。太子死时，不过十来岁，庭筠作为一般的从游文

士，与太子之间也未必有较深的关系。但这件事对他的仕进仍是相当大的打击。特别是太子因“宴游败度”而获罪，作为从游文士的温庭筠，在文宗追究诱导太子荒游者的责任时也难以免除干系。这一点，他自己虽未明言，但从他的诗文中隐约透露的消息以及此后他的遭遇中约略可以窥见。太子死后，他不但写挽歌辞哀悼，且在一系列诗中含蓄地影射这一政治事件，并对谗害太子的杨贤妃有所指责。

等第罢举 开成四年秋，温庭筠参加京兆府试，以列名第二荐送参加第二年春礼部进士试。《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神州（此指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主持礼部进士试的礼部侍郎）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可见，参加京兆府试，举送的名次列第二，次年进士登第是十拿九稳的事。但庭筠却意外遭到了“罢举”。《唐摭言》卷二“等第罢举”条下列出了自元和七年至乾符三年（876）的“等第罢举”士子姓名，开成四年有温岐（即庭筠）。其中有的年份在罢举士子名下说明：“卒”。说明该士子被荐送后未及参加进士试即已亡故。同卷“争解元”条则反映有的士子之所以罢举是由于遭人毁谤。庭筠之所以“等第罢举”，他自己在《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自注中说是由于“抱疾”，真实原因当是遭谤，这从《书怀百韵》诗“积毁方销骨”、“寒心畏厚诬”等句中不难看出。但诬毁的具体内容，则未曾明言。从《上裴相公启》追叙旅游淮上遭谗忌中伤致使“绝飞驰之路”来看，可能与此事有关。但联系庭筠曾从太子永寿及太子因“宴游败度”而获罪暴卒之事，以及文宗事后追究有关近侍乐官、宫人的责任而加以诛贬之事，庭筠开成四年的“等第罢举”很可能还由于受此事的牵连。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新立陈王成美（敬宗子）为太子，并杀了诱使太

子宴游败度的教坊乐工和宫人十四人，说：“构会太子，皆尔曹也。”庭筠既有“旅游淮上”时的“前科”，又曾从太子游并具有文艺音乐方面的才能，诬陷者很容易抓住这两点做文章，诬陷他在诱使太子宴游败度方面起过不好的作用，从而导致“罢举”即被取消参加次年进士试资格的后果。京兆府解送的时间与文宗追究太子近侍之罪的时间，和庭筠“罢举”时间的重合，不是偶然的。不仅开成四年“等第罢举”，连开成五年的京兆府试和第二年（会昌元年）的进士试也都未能参加。这就是他在《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自注中所说的“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旅游淮上游狭邪遭笞逐犹属品行问题，诱导太子宴游败度的嫌疑则涉及政治大事。因此他深感自己处境艰危，心怀疑惧，“处己将营窟”、“疑惧听冰狐”，以致不得不暂时离开长安，“将议遐适”、“行役议秦吴”，想回到吴中旧乡避一避风头。

东归吴中与漫游越中 会昌元年（841）仲春，庭筠终于踏上远赴吴中旧乡的归途。尽管这次东归，带有避祸的性质，但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乡，见到故乡的风物，心中既有很深的人生歧路之感，又有喜悦和亲切。赴吴中前夕，有《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绅先辈》，抒发自己数年来“得丧悲欢尽是空”的感慨，羡慕苗绅之登第，慨自己之飘蓬。路经下邳的陈琳墓，感慨自己与陈琳才同遇异，缅怀曹操那样能识才任才的明主，表示自己也要像陈琳那样寄身戎幕。春尽时抵达扬州，向淮南节度使李绅呈献长诗《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表示企求入幕的意愿。在扬州羁留数月而终未能入幕，遂于同年秋渡江东归吴中。有《溪上行》、《东归有怀》等诗。会昌二年春，由吴中至越中。在越中自春至秋，方折返吴中。会昌三年暮春，才由吴中启程返长安。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庭筠写了一系列叙写羁旅行役、故乡风物和越中景物的诗篇，其间还作过《更漏子》（背江楼）、《河渚神》（孤庙对寒潮）这样

的羁旅行役词。

鄂杜闲居 庭筠自大和中至去世前，除羁游、寄幕、贬谪外，大部分时间均寓居鄂郊。而从会昌三年由吴中返长安到会昌六年末，庭筠似乎一直居住在鄂郊。据现存诗文，看不出这几年中曾参加过京兆府试和进士试。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等第罢举”事件，以及造成这一事件的背后原因，对庭筠的政治打击可以说十分沉重。

总的来说，从大和初至会昌末这二十年的“壮岁”时期，温庭筠是在羁游、求仕和闲居中度过的，而求仕活动一直是他生活的中心。出塞与游蜀，乃至东归吴中途中，他都有游幕之迹乃至希企入幕的活动，闲居鄂杜期间，也流露出不能以词臣身份陪奉皇帝车驾巡游的遗憾，但他所有的求仕活动均归于失败。特别是“旅游淮上”、“从太子游”、“等第罢举”三次前后相接的事件，更给他带来极沉重的打击。

晚年时代（自宣宗大中元年至懿宗咸通七年末，847～866），即庭筠从四十七岁到六十六岁。这二十年，是温庭筠屡试不第、两次寄幕、两次被贬，最后冤死贬所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遭遇最为困厄悲惨的时期。根据庭筠现存诗文及有关文献材料，除大中元年及八年春，他分别有过一次湖湘之游与河中之游外，从大中二年至九年，他至少先后四应进士试，但每次均告落第。主持考试的官吏，如大中二年的封敖，大中四年的裴休，都对庭筠的文才相当了解。裴休早年可能即与庭筠结识，大中元年春，庭筠游湖湘时还曾到潭州拜谒时任湖南观察使的裴休，并献诗文，受到裴休的款待。封敖在进士试前甚至曾在大庭广众中公开奖誉过庭筠。按照唐朝的惯例，庭筠得到主司的赏识，登第的可能性应该很大，但竟然落第，可见问题不在主司不了解不赏识其文才，而是另有原因。大中七年应进士试前，他曾分别给裴休、封敖、杜牧、蒋係、萧邺等人

上启，希望得到他们的荐誉，但结果仍然落第。大中九年应试再次落第，第二年即贬隋县尉。《旧唐书·文苑列传》云：“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当作‘诚’）、令狐绹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认为“士行尘杂”是“累年不第”的原因。而晚唐五代一些笔记如《北梦琐言》的记载则谓温庭筠恃才骄傲，得罪了令狐绹，绹“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实际上这两种原因可能都存在。“士行尘杂”云云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对庭筠的普遍看法，这使当时一些欣赏庭筠文才的主司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违心地使其落第，而大中四年十月令狐绹为相后，庭筠的某些倨傲言行，又正好使令狐绹在恼怒之余可以用“士行尘杂”作为压制他的一种借口。当然，大和末旅游江淮期间受谗忌中伤与受笞逐事件的深远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大中六年作的《上盐铁侍郎启》也说：“遂使幽兰九畹，伤谣诼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折之路断。”可见，对他品行的“谣诼之言”，从“旅游淮上”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这些远因近因叠加在一起，遂使温庭筠成为一个才名藉藉，而又屡试不第的文人。

除了屡试不第以外，庭筠晚年还有两次被贬、两次寄幕、一次为国子助教的经历。第一次是大中十年贬隋县尉，直接原因是由于在应博学宏词科试期间代京兆尹之子柳翰捉刀作赋（可能还加上进士试时“潜救八人”之事，给他加的罪名是“搅扰场屋”）。如果就事论事，庭筠本身确有瑕疵，而且从贬制看，这种无官受黜的做法既反映了当权者对他行为的恼怒，但多少带有一点照顾性质。但第二次贬方城尉，则完全是由于庭筠榜示被荐士子的旧文触犯了忌讳，遭到当权宰相杨收的怒贬，并最后导致了贬死异乡的惨剧。至于两次寄幕（大中十年至咸通元年在襄阳徐商幕，咸通二年至三年

在荆南萧邺幕)，则说明当时上层官吏中还偶有像徐商、萧邺这样的怜才惜才者，能凭借自己的权力给处于困境中的才人以暂时的托身庇护之所。因此，在幕期间，尤其是在襄阳幕期间，其生活境遇与思想感情都还比较正常。关于两次寄幕、两次被贬一些问题的考证，参书末所附《温庭筠简谱》。

综观温庭筠一生的经历遭遇，较之同时代的杜牧、李商隐，显得更加不幸，结局尤为惨酷。杜牧不但历任州郡刺史，晚年还曾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这种词臣身份，在晚唐士人眼中，已属荣显之职，甚至成为某些人终生追求的目标。李商隐虽长期处于悲剧性的政治漩涡，“虚负凌云万丈才”，但早年登第，也担任过秘书省校书郎、正字这样的清职。虽辗转寄幕，依人篱下，毕竟还得到过“侍御”（监察御史）的宪衔。而温庭筠则虽多次应试，却终身未第。出色的才能只能用来给人当枪手，这既是一种无可奈何、玩世不恭的发泄，也是对其才能的一种无情嘲弄。最后不但因才而被贬，并且因爱才而被贬窜致死。这种悲惨的经历遭遇，在晚唐重要作家中，可谓无出其右者。但庭筠却始终怀着经世济时的抱负、积极用世的态度，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论述。

### 三

温庭筠现存诗三百三十余首，从诗歌体式方面来看，他最擅长的是乐府和近体律绝。乐府诗共七十三首，约占其现存诗的四分之一弱。这个数量和比例，显示出他在乐府诗创作上的用力。其中按内容拟题的新乐府辞四十八首，这在唐人乐府诗创作中也是相当突出的。他的乐府诗中，成就较高的主要是咏史怀古、爱情风怀、记游写景（包括边塞之游）之作，但写宴饮、音乐的也有佳作。咏史怀古之作中，如《鸡鸣埭曲》、《春江花月夜词》、《达摩支曲》分

咏陈、隋、北齐之亡国，深寓奢淫覆国的历史教训；《湖阴曲》、《谢公墅歌》则咏东晋君臣平定内乱、战胜外敌的军事斗争，寄寓现实政治感慨，可以看出诗人对治乱兴亡的关切。吟咏爱情风怀的《织锦词》、《春愁曲》、《春晓曲》则或语言华美，风格秾艳；或着意渲染环境气氛，俨然花间词境；或格调清新流畅，亦各具特色。边塞纪游乐府《遐水谣》、《塞寒行》描绘塞上苦寒，颇有警切之句，且极力强调战争对正常家庭幸福生活的影响，甚至连凌烟阁功臣的功名事业也加以否定，显示出晚唐时代的社会心理和人生价值观。《锦城曲》、《常林欢歌》、《吴苑行》等纪游写景之作，则生动展示了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城市、乡间风物的不同特色，又同具鲜明的春天色彩。宴饮咏乐之作《郭处士击瓿歌》、《簪筓歌》、《醉歌》，或极力描摹音乐意境，浮想联翩，或借醉酒抒写不得志的牢愁苦闷，学长吉、太白而自具个性。在唐代乐府诗作者中，温庭筠堪称重镇，有的研究者甚至将他与李、杜、白并列为唐代乐府四大家。

温庭筠的近体诗中成就最高的是七律，其次是五律和七绝。七律咏史之作如《过陈琳墓》、《苏武庙》、《马嵬驿》，历来被视为佳制，可与义山方驾。吟咏个人情怀之作如《郊居秋日有怀一二知己》、《和友人题壁》、《山中与诸道友夜坐闻边防不宁因示同志》则颇见其积极用世情怀。吟咏爱情的篇什如《经旧游》、《池塘七夕》，或秾艳华美，或清倩婉畅，各具胜场。写景纪游之作如《利州南渡》、《回中作》、《开圣寺》写蜀中、北边、南国景物，地方色彩显著。五律颇多警句佳联，但亦有如《商山早行》、《送人东游》、《宿友人池》一类全篇匀称而风秀工整的佳作。有的五律如《鄠郊别墅寄所知》、《寄山中友人》则颇得五古萧散自然之趣。七绝《瑶瑟怨》空灵含蓄，构思精细；《赠少年》点染景物、烘托气氛；《弹筝人》借音乐抒盛衰之慨；《蔡中郎坟》借咏古抒不遇之